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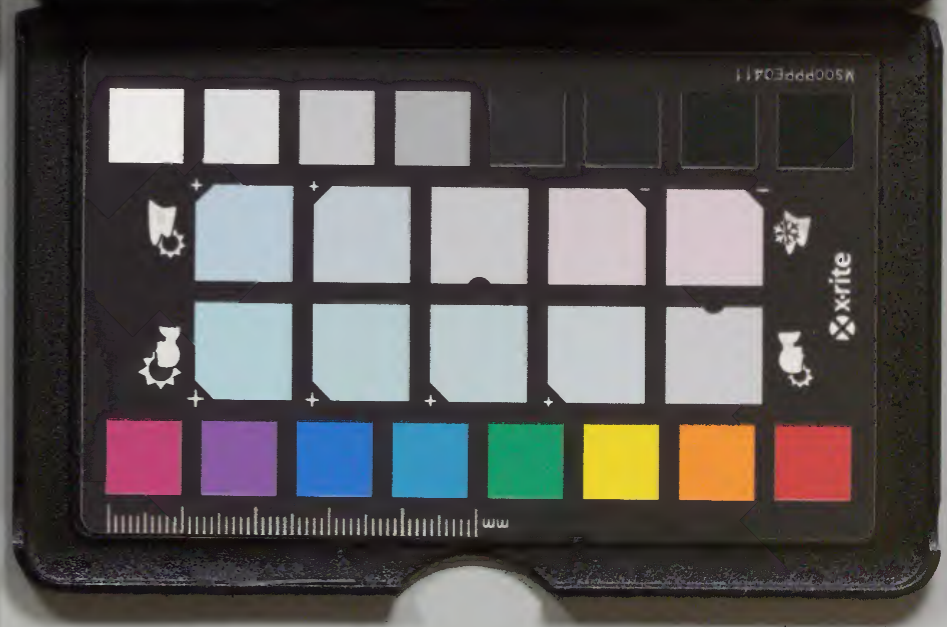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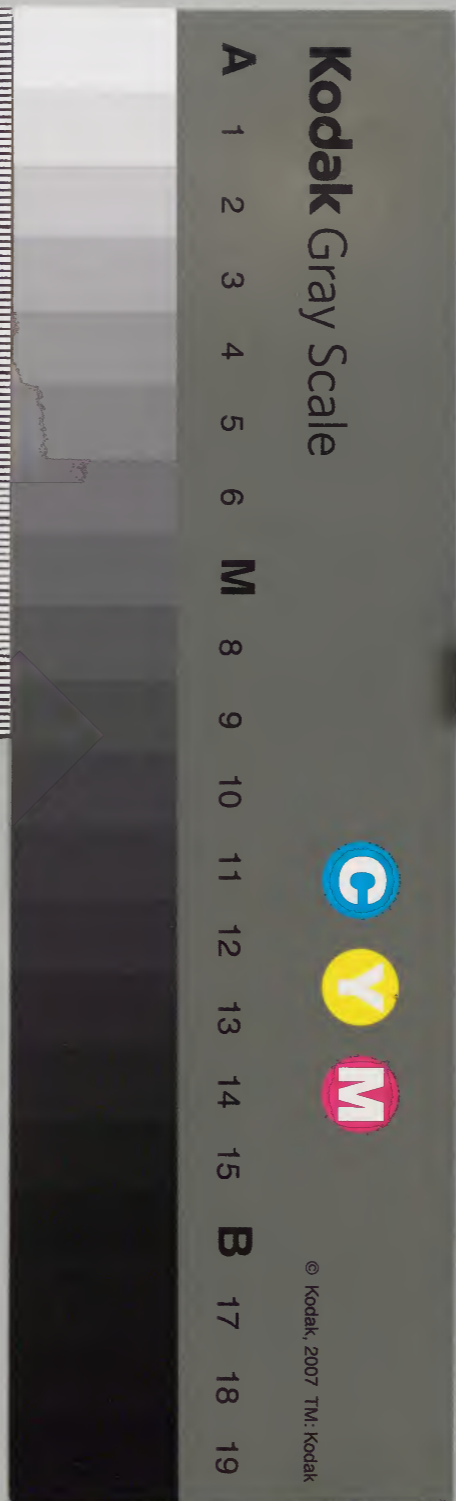
國學紀聞

十七之二十

漢書門類			
二	二	二	二
七	九	七	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二	二	二
〇	七	七	四
架	冊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71
冊數	7 (7)
函號	307 143





淺草文庫

困學紀聞卷之十七

浚儀

王應麟伯厚甫

○評文

汪注彦章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為一家而稍與經

分

離騷曰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以楚君之闇
而猶曰哲王蓋子以堯舜之耿介湯禹之祗敬望
其君不敢謂之不明也太史公列傳曰王之不明
豈足福哉此非屈子之意

來際艸木略以蘭蕙為一物皆今之零陵香也然離

困學紀聞

卷之十七

一

騷滋蘭樹蕙招魂轉蕙汜蘭是為二艸不可合為

江離史記索隱引吳錄曰臨海海水中生正青似亂

髮廣志為赤葉紅花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花

又不同藥對以為麋蕪一名江離芎藭藁本江離麋蕪並相似非

是物也淮南子云亂人者若芎藭與藁本顏師古曰郭璞云江離似水薺今無識之者然非麋蕪也藥對誤耳楚辭補注集注皆缺讀詩記董氏曰古今注謂芍藥可離唐本艸可離江離然則芍藥

也江離也屈原楚人而涉江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為

夷也陰邪之類讒害君子變於夷矣

忠湛湛而願進兮妬披離而鄭之壅蔽之患也元帝

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能決一石顯聲有隱而相

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偏聽之害也德宗似之故

陸贄陽城不能攻一延齒

宋玉釣賦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淮南子作淵楚人唐人避諱改淵為泉古文苑又誤為洲宋

玉對問陽春白雪集云陵陽白雪見文選琴賦注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

曰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

安說耳

藝文類聚鑒誠類多格言法語如曹植矯志詩曰道
 遠知驥世偽知賢荀爽女誠曰七歲之男王母不
 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
 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程曉女典曰
 麗色妖容高才美辭此乃蘭形棘心玉曜瓦質姚
 信誠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為險易
 不虧終始如一諸葛武侯誠子曰非學無以廣才
 非志無以成學顏延之庭誥曰性廉者欲簡嗜繁
 者氣昏下蘭座右銘曰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
 塞欲老氏所瑯周廟之銘仲尼是遵無謂幽冥處

獨若群不為福先不與禍鄰司馬德操誠子曰論
 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
 不高王脩誠子曰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
 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羊祐誠子曰恭為德首謹為
 行基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徐勉與子書
 曰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弃曰非徒弃曰乃是弃
 身王粲安身論曰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
 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
 由於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
 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凡此皆可為

活心齊家之法若馬援王泉之誠張茂先之詩崔子玉之銘見於史傳文選者不復紀

文心雕龍謂英華出於情性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

李善注文選詳且博矣然猶有遺缺嘗觀楊荊州誄謂督勲勞不引左氏謂督不忘執友之心不引曲禮執友稱其仁也謂督不忘即微子之命曰篤不忘也古字督與篤通用以督為案非也

瓊赤玉也雪賦林挺瓊樹注以為誤

韓文公曹王臯碑云王親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考異謂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勾卒之文愚按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子為左右勾卒云鈎伍相著別為左右屯此即謂勾卒也搏力必秦法未見所出新唐書作團

十抽一推或謂推當為推未冠之稱按史記秦始皇紀王翦什推二人從軍索隱云什中唯擇二人文公語出於此不必改為推

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盖用佛書三聖弟子之說謂老子仲尼顏子也緯文瑣語云

曹子建詰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詰風伯雨師韓文公
訟風伯蓋本於此

送窮文小黠大癡按張敏集奇士劉披賦古語有之

小癡為大黠小黠為大癡

歐陽生哀辭聞人舉進士繇詹始史因之黃璞閩川

名士傳其前有薛令之林藻攷之登科記信然歐陽詹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

記太原夜黃介喻良能為文以辨

太行之陽有盤谷在孟州濟源縣

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而柳不肯為師韓闢

佛而柳謂佛與聖人合韓謂史有人禍天刑而柳

謂刑禍非所恐

柳以封禪為非而韓以下

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退山茅亭記見於獨孤

及集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崔元翰作貞元五年

方十為裴令公舉裴冕表邵說作冕大曆四年薨

請聽政第三表文苑英華乃林逢第四表云兩河

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後亦他人之文

柳州謝上表其一乃李吉甫柳州謝上表也舜禹

之事謗譽咸宜三篇晏元獻云恐是博士常壽作

愈膏盲疾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柳文宋景公謂

集外文一卷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然非特外集也劉夢得荅子厚書曰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為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此書不見於集食蝦蟇詩韓文公有荅令亦不傳則遺文散軼多矣

荅元饒州論春秋又論政理按鄱陽志元莫也艾軒策問以為元次山次山不與子厚同時亦未嘗為

饒州

平淮夷雅其佐多賢出說苑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矣

饒娥碑按魏仲兒大曆間樂平令作饒孝女碣旌其里閭不言娥死子厚失於傳聞而史承其誤

游黃溪記做太史公西南夷傳皇甫湜悲汝南子桑

做莊子天運皆奇作也

王參云書云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

道足下之善嘗攷李商隱樊南四六有代王茂元

遺表云與弟季參元俱以詞場就貢久而不調茂

元栖曜之子也商隱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參元教

之學

沈亞之送韓靜略敘曰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

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義壤以時沃灌祭酒即文公也

白樂天老戒詩我有白頭戒聞於韓侍即皆文公緒言也

廬山公鷄九錫封渡雞山子毛穎傳本於

此

劉夢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在筆子長

在論持矛舉楯卒莫能因可笑不自量也

鄭亞會昌一品集叙云周勃霍光雖有勲伐而不知

儒術枚臯嚴忌善為文章而不至巖廊歐陽公曰

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其言簡而明

非唐人所及也

魏鄭公砥柱銘挂冠莫顧過門不息淮南子云禹之

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鹽鐵論云簪隨不

掇冠挂不顧

梁簡文誠子當陽公書曰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

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斯言非也文中子謂文

士之行可見放蕩其文豈能謹重其行乎

又大同哀辭曰陳蕃所憇之家父記玄錄之歲華歆

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按搜神記陳仲舉宿黃

申家列異傳華子魚宿人門外皆因所宿之家生

子而夜有扣門者言所與歲數

庾信馬射賦云落霞與芝蓋齊飛揚柳共春旗一色
王勃傲其語江左卑弱之風也

岑文本擬劇秦義新雖不作可也班孟堅典引師其
意南豐說非異師其辭

李善精於文選為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少陵
有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選理蓋選

學自成一家江南進士試天雞弄和風詩以爾雅
天雞有二問之主司其精如此故曰文選爛秀才

半熙豐之後士以穿鑿談經而選學廢矣
元次山惡圓曰寧方為阜不圓為卿范文正靈烏賦

曰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

李義山賦怪物言佞臆讒醜貪魑曲盡小人之情狀
蝸魅之夏鼎也

白樂天云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
叔寶達人之言也

劉禹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本鬼谷子口可
以食木可以言

文選安陸王碑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奕秋見
孟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奕之人注謂儲蓄精思非
也

秦少游張文潛學於東坡東坡以為秦得吾工張得

吾易

荆公潭州新學詩仲庶氏吳本詩摯仲氏任呂太史
釣臺記姓是州曰嚴本柳子厚愚溪詩序姓是溪
曰冉溪子厚之語又出於水經注豫章以木氏郡
司馬公保業云懷璽未煖本元次山出規豈無印
綬懷之未煖

張文潛送李端叔序梟鳴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
要非仁也本於唐呂向上疏梟不鳴未為瑞鳥
猛虎雖伏豈齊仁獸

晁無咎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凶兮棊十二而星羅曰
由小基入兮何有顛沛謂靈棊經也異苑云十二
棊十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
失一東方朔密以占衆事

荆公為外祖母墓表云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
隣里是職然也唐岐陽公主不識刺史廳屏見杜
牧之文薛異妻崔氏言笑不聞於隣見柳子厚文
荆公為文字字不苟如此讀者不知其用事

大樂十二均圖揚次公作也編於老蘇集蠶對織婦
文采元憲作也編於米元章集三先生論事錄序

陳同甫作也編於宋文公集皆誤

丘宗卿謂場屋之文如校人之魚與濠上之得意異矣慈湖謂文士之文止可謂之巧言

景德二年命王欽若楊億倫歷代君臣事迹六年上之凡千卷詔題曰冊府元龜周益公記文苑英華云太宗詔倫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令按御覽倫於太平興國二年英華倫於七年皆太宗時若元龜乃真宗時倫益公攷之未詳也太宗實錄雍熙三年十二月宋白等進文苑英華有表有表有表詔當載於首卷真宗

景德四年八月詔館閣分校又以前編次未允令擇古賢文章重加編錄芟繁補闕換易之卷數如舊祥符二年命覆校皆當備載於纂修事之始後

太宗修三大書其一乃太平廣記五百卷

班孟堅兩都賦序迂齋謂唐說齋中興賦序得此意按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氣有強弱思有淺深要皆變化馳騫不失古人之法度蓋用道有夷隆學有粗密之意然所取乃律賦非兩都大比也

澹菴云韓安國不能凡賦罰酒三升王子敬詩不成

亦飲三觥一詩一賦豈足以盡豪傑之士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
君子之論文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
易而易之者人也此龍川科舉之交列於古之作
者而無愧

集古錄跋謂樂毅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文章正
宗謂崔寔政論列於選今攷文選無此二篇皆筆
誤也

誠齋為章燾墓銘云今日士師非禾綰士師也宋明
帝紀胡毋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綰閉眼

諾胡毋大張素禾綰謂上也蓋謂秦檜顯政士師
非主上之士師也

南豐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記襄州長渠則指水利
兵間詩則指徐德占論交詩則指呂吉甫此孫仲
益之言也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攷之漢
史無鄧通譖賈生之事蓋誤景文謂因撰唐書蓋
見前世論著乃悟文
章之難

張說為廣州宋景頌曰爆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
公壽考東坡韓文公碑用此四字

周益公雜誌辨楮幣謂俗人創二字通上下皆用猶紙錢也按范淳父為郭子臯誌言交子云紙幣之設本與錢相權元祐間已有此語矣

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後山得文法於伯夷傳

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獨孤及仙掌

銘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同一句法

文心雕龍云論語已前經無論字臯子止云不知書

有論道經邦

和凝為文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自鏤板行于世識

者多非之此顏之推所謂診癡符也正反揚雄有

論著未始一示人以為法易曰白賁無咎

崔駰西巡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

於和也班固集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曹子建書擊

轅之歌有應風雅柳子厚云擊軒拊缶宋景文云

壤翁轅童皆本於崔班

劉夢得歎牛云負能霸兵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

平威振杜郵坎下敵禽鍾室誅敵舟云越子膝

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劍子西晒李

園養士春申易文法倣漢書蒯通等傳贊唐書蘇

亦

張文潛論文詩曰文以意為車意以文為馬理強意
乃勝氣盛文如駕理文當即止妄說即虛假氣如
決江河勢順乃傾寫

山谷與王觀復書曰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
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
宗至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
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
出群拔萃張文潛答李堆宦書可以參觀文鑑取此二書
迂齋太學策問言宣和事云夷門之植植於燕雲夷門
在大用樂毅書文法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壯見
物同而用之異出淮南子註左氏傳議用此呂氏
春秋仁人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跖躄得飴以開閉
取捷也

司馬公序顏太初醇之文曰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鑑
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
則酷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守長知弊政
矣觀其望仙驛記則守長不事厨傳矣文鑑唯載
逸黨許希二詩

潔齋先生為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耳是亦樓也

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耳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勵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
鄧志宏與胡丞公書曰熙豐間如司馬溫公與王荊公所爭者曰治與亂靖康間李丞相與耿門下之所爭者又不特是非治亂安危而已其存亡所繫乎唐五代之際以文紀事者多用故事而作史者因而

舛誤回鶻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李德裕紀聖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所謂康居用漢書郵支事也而舊史云烏介依康居求活北漢鄭珙卒于契丹王保衡晉陽見聞錄虜俗雖不飲酒如韋曜者亦加灌注韋曜卽吳孫皓時韋昭也而路振九國志云高祖鎮河東命韋曜北使曜不能飲酒虜人強之此殆類癡人說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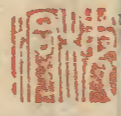
困學紀聞卷之十七 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嘉平念四

勉直下

困學紀聞卷之十八



浚儀 王應麟伯厚甫

○評詩

陶淵明詩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
縫使其淳又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東坡云
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
乏為高饑則扣門而求食飽則具雞黍以迎客古
今賢之貴其真也葛魯卿為贊羅端良為記皆發
此意蕭統疵其閑情杜子美譏其責子王摩詰議
其乞食何傷於日月乎述酒一篇之意惟韓子蒼

知之

味貧士詩云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
清貧畧難儔愚按風俗通曰潁川黃子廉每飲馬
輒投錢於水其清可見矣吳志黃蓋傳故南陽太
守黃子廉之後

古籬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陶淵明歸田園詩二
句倣此唯改高為桑宮為巷

少陵和嚴武軍城早秋詩已收瀟博雲間戍更奪蓬
婆雪外城的博嶺在維州見韋傳蓬婆山在柘州見元

和郡縣志

飲中八仙其名氏皆見於唐史唯焦遂事蹟僅見於

其澤謠

石壕吏蓋陝州陝縣石壕鎮也

見九域志與地廣託本嶺縣唐改為硤石

熙寧六年省為鎮

新安吏僕射如父兄汝墳之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

邇此詩近之山谷所謂論詩未覺國風遠

少陵善房次律而悲陳陶一詩不為之隱昌黎善柳
子厚而永貞行一詩不為之諱公議之不可揜也
如是

贈嚴閣老詩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舊史嚴武傳

遷給事中時年三十二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曰
黃門省故云黃閣少陵爲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
云官曹可接聯近世用此詩爲宰輔事誤矣通鑑
王涯謂給事中鄭肅韓偓曰二閣老不用封敕此
唐人稱給事中爲閣老也
公安送李晉肅入蜀蓋卽李賀之父
王無功三月三日賦聚三都之麗人長安水邊多麗
人語本此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土門口在鎮
州獲鹿縣卽井陘關也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
州董秦爲濮州刺史移鎮杏園渡地蓋在衛州汲

縣非長安曲江地之杏園

杜位宅守歲按李林甫傳杜位林甫諸壻也四十明
朝過年譜謂天寶十載時林甫在相位蓋簪列炬
之盛其炙手之徒歟又寄杜位詩近聞寬法離新
州想見懷歸尚百憂逐客雖皆万里去悲君已
十年流其流貶蓋以林甫故
示獠奴阿段北史獠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丈夫
稱阿暮阿段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
稱謂也

李尚書之芳攷諸唐史之芳蔣王暉之曾孫廣德初

詔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二歲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故少陵詩有奉使失張騫史閣行人在之句揚綰謚文正比部良中蘇端持異議兩過蘇端豈即斯人歟然少陵稱其文章有神交有道而端終為儉人豈晚謬乎

可歎行云丈夫正色動引經豐城客子王季友群書万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為賓客敬頗久季友肅代間詩人也殷璠謂其詩放蕩愛奇務險然而白首短褐錢起有贈季友赴洪州幕下詩云列郡皆用武南征所從誰諸侯

重才畧見子如瓊枝此即豫章賓客之事也少陵謂王也論道阻江湖期以致君堯舜季友不但工詩而已太守宗室少陵謂邦人思之此父母鮑欽止云江西觀察使李勉時季友兼監察御史為副使

出瞿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五雲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道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下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

卷自有所據或入蜀見此碑而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攷證以十行之邃於星歷張燕公段柯古之燁見洽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候博識

贈閻丘師太常博士均之孫謂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渾蓋稱均之文也攷之舊史成都閻丘均景龍中爲安樂公主所薦起家拜太常博士公主誅貶循州司倉進不以道其文不足觀也已

終始任安義之句蕭使君之賢可見矣少陵自注其

事足以砥薄俗惜其名不傳也

陳倉石鼓文已訛按陳倉在唐爲鳳翔寶雞縣石鼓在天興縣南乃雍縣也魏太武自東平趣鄠山見始皇石刻使入排而止之嶧山之碑野火焚蓋此時也

遺興云門戶有旌節注引揚國忠以劔南旌節導駕二字出周禮少陵豈用新唐史語哉

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放翁云蔚藍乃隱語天名按度人經作鬱繼

成都詩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謂肅宗初立盜賊

未息也胡文定通鑑舉要補遺序目較冥濛衆星
爭耀語本於此

鮮于京兆仲通也張太常博士均垺也所美非美然

畱叅之於于頓李實類此杜韓二公晚節所守如

孤松勁栢學者不必師法其少作也

野望詩西山白雪三奇戍南浦清江万里橋按唐地

理志彭州導江縣有三奇戍韋臯傳遺太將陳泊

等出三奇西南備邊錄所謂三奇營也一本作三

年趙氏本作三城當從舊本三奇爲是滴水李氏

云老杜讀書多不曾盡見所讀之書則不能盡注

其間又用方言如岸漑土鏗乃黔蜀人語須是博
問多讀

八哀詩將相宗室之外名士有三焉蘇源明不汗偽

爵其最優乎李邕細行弗飭次也鄭虔大節已虧

下矣

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明皇以後致亂故少陵以儉爲救時之破濟

別李義詩丈人嗣王業又云道國繼德業丈人領宗

卿按唐書宗室表傳道孝主元慶次子詢之子微

嗣王終宗正卿李義蓋微之子也

送顧八分文學趙氏金石錄以為前太子文學翰林院待詔顧誠奢醉歌行云東吳顧文學即誠奢也注謂顧况誤

李潮八分小篆歌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金石錄云潮書唯慧義寺彌勒像碑與彭元曜誌其筆法亦不絕工非韓蔡比也

鄭駙馬宅宴洞中今攷少陵作皇甫德儀碑云有女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子滎陽潛曜又云乘鄭莊之賓客遊竇主之山林鄭潛曜見孝友傳

橋陵詩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舊史鄭顯夢為聯

句與此同得房公池鵝詩鳳凰池上應回首為報籠隨王右軍

宋元憲以鵝贈梅聖俞聖俞以詩謝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宋得詩不悅聖俞之意本於少陵

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遊也精銜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于戚猛志故常在悲痛之深可謂流涕

真文忠公曰杜牧之王介甫賦息鳩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文選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則五言久矣

古詩十九首式云枚乘疑不能明也驅馬上東門遊戲宛與洛辭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雕龍曰孤竹一篇傳毅之辭

鶴山云禮於生予曰詩負於祝嘏曰詩懷詩之為言承也情動於中而言以承之故曰詩

列女傳式微二人之作聯句如此言聯句與焉文心

雕龍云聯句共三韻相梁餘製

左傳有虞濱莊子有緇謳挽歌非始于田橫之客

韋孟在鄒詩曰我既譽遊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

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呂

成公曰孟既致為臣而歸拳拳之意猶如此

吳語越王告吳王曰民生于地上寓也老萊子曰人

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古詩人生忽如寄

本於此

東方朔有八言七言攷之風雅尚之以瓊華乎而七言也我不敢倣我友自逸八言也

雕龍云張衡怨篇清典可味御覽載衡怨詩曰秋蘭

嘉美人也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之遠我勞如何

陳思王靈芝篇曰伯瑜年七十絲衣以娛親今人但知老萊子之事而不知伯瑜

陸務觀云古詩有倡有和有雜擬追和之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用韻謂同用此韻後有依韻然不以次最後有次韻自元白至皮陸其體乃成

詩苑類格謂迴文出於竇滔妻所作文心雕龍云迴文所興則道原為始又傳咸有迴文反覆詩温嶠有迴文詩皆在竇妻前皮日休曰傳咸反覆興焉温嶠迴文興焉

左思白髮賦星星白髮生於鬢垂詩用星星字出於此

韓子蒼曰柏梁作而詩之體壞河梁作而詩之意乖

李義山謂昌黎文若元氣荆公謂少陵詩與元氣侔唯韓杜足以當之

山谷云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後山謂

山谷得法於少陵朱文公云李杜韓柳初亦學選詩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

朱文公編小學書其答劉子澄謂古樂府及杜子美

詩可取者多今其喜諷咏易入心最爲有益今本
 樂府及詩皆不取豈修改而刪之歟子澄著訓蒙新書外書
 韓文公城南聯句禮鼠拱而立出關尹子聖人師拱
 鼠制禮遠遊聯句開弓射鴈咬古文尚書驩堯字
 也管子云鵬然若謫之靜即驅字又雨中聯句高
 居限參拜戰國策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二字本
 此
 送廣帥詩上曰馬人來唐書環王傳西屠夷蓋馬接
 還留不去者才十戶隋末孳衍至三百皆姓馬俗
 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南境演蕃露引

傳燈錄中印度乃在西域其說誤矣天竺亦在
 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月不如古月之朗李太白詩
 是有古朗月行又把酒問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今
 月曾經照古人
 王曾以庭艸一句爲隋場所急初學記載曹雨晴詩
 風度蟬聲遠雲開鴈路長亦佳句也
 恐過事堪喜杜牧之遺興詩也呂居仁官箴引此誤
 以爲少陵俗言恐事敵灾星司空表聖詩也
 韋處厚盛山十二詩韓文公爲序今見于唐詩紀事
 十二詩謂隱月岫流杯渠竹嵩繡衣石榻宿雲亭

梅谿。桃塢。胡蘆沼。茶嶺。盤石磴。琵琶臺。上士瓶泉。
 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
 外家。花樹歌。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太史尚書郎。
 王朝回。花底常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香韋元貞。失其
 名。此詩見一門花鄂之盛。
 墨子謂西施之沈其美也。豈亦如隨之於張麗華乎。
 張碧字太碧。黃居難字樂地。慕太白樂天也。亦李赤

之類歟

陸魯望雜諷云。紅蠶綠枯桑。童麋來觸犀。歌鴉慘于
 冰。赤舌可燒城。皆用太玄語。又南征詩。繞帳生犀
 一萬株。宋元憲詩。帳犀森別校。犀株衛帳并兒勇。
 景文詩。合宴傳餐帳。繞犀皆用此。
 毛擇民詩。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黃金鑄。子期本李
 賀貫休詩。李義山詠賈生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
 問蒼生問鬼神。馬子才詠文帝云。可憐一覺登天
 夢。不夢商巖夢。權即雖同一律。皆有新意。
 唐以詩取士。錢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詩多

鄭

韓文公薦劉述古謂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此

錢起名在第六豹鳥賦

羅昭諫詠松曰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

其志亦可悲矣唐六臣彼何人哉昭諫說錢鏐舉

兵討梁見通鑑其忠義可見眎奴事朱温之杜荀

鶴猶糞土也

宋書樂志陌上桑曰楚辭欽以九歌山鬼篇增損爲

之東坡因歸去來爲詞亦此類也

詩一字至七字張南史花竹艸是也一字至十字文

與可竹石是也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白樂天

謂牡丹也豈知兩片雲載却數鄉稅鄭雲叟謂珠

翠也侈靡之蠹甚矣

韓文公詩離家已五千注引沈休文安陸王碑平塗

不過七百而不知彌成五服至於五千本書語也

奚以汎引爲

唐彦謙詩嗚螿譏爾雅賣餅斤公羊事出晉書魏志

白樂天迂叟詩初時被目爲迂叟近日蒙呼作隱人

又云自晒此迂叟小迂老更迂則迂叟之名不獨

司馬公也

堯韭舜菜梁元帝玄覽賦始用之李群玉蒲澗寺詩

澗有堯時韭山餘禹代糧

致堂云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詞曲者古樂府之末

造也陸務觀云倚聲製詞起於唐之季世

寒山子詩如施家兩兒事出列子羊公鶴事出世說

如子張卜商如侏儒方朔涉獵廣博非但釋子語

也對偶之工者青蠅白鶴黃籍白丁青蚨黃絹黃

口白頭七札五行綠熊席青鳳裘而楚辭尤超出

筆墨畦逕曰有人兮山陘雲卷兮霞纓秉芳兮欲

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

司空表聖云戴容州倫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

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李義山玉
生煙之句蓋本於此

古詩何能待來茲茲年也左傳今茲注云此歲呂氏

春秋今茲美和來茲美麥

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艸詩古詩為題見於此

韓文公云六字常語一字難文心雕龍謂善為文者

富於萬篇貧於一字

王儉四言頗有子建淵明餘風其侍太子九日玄圃

宴云秋日在房鴻雁來翔寥寥清景藹藹微霜艸

木搖落幽蘭獨芳眷言溜苑尚想濠梁既暢旨酒

亦飽嶽猷有來斯悅無遠不柔

劉苞九日詩曲終高宴罷景落樹陰移陸務觀夕陽頻見樹陰移

吳會謂吳會稽二郡也石湖辭魏文帝雜詩適與飄

風會文曰行行至吳會

應璩百一詩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出呂氏春秋

李虛已初與曾致堯倡酬致堯謂曰子之詩雖工而

音韻猶啞虛已初未悟既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

浮聲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

詩言志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包孝肅之志也人

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豐清敏之志也

張文饒曰慶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

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

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

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杜正獻公詩因念古聖賢名為千古岳何嘗廣居室

儉為後人師亞聖樂簞食寢丘無立錐文終防勢

奪景威耻家為文園四壁立鄭公小殿移陳正獻

公詩遺汝子孫清白在不須厦屋太渠渠二賢相

之清風可以媿木妖之習

鴈湖注荆公詩於明妃曲漢恩自淺胡自深人間樂

在相知心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日出堂上
飲之詩為客當酌酒何預主人謀則引鄭氏考槃
之誤以寓其貶君難托之詩曰世事反覆那得知
讒言入耳須臾離則明君臣始終之義以返諸愚
按揚元素謂介甫詩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
政必行今觀其行事已頗類之矣言心聲也其可
辨乎

東坡文章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
事西湖雖好莫吟詩晚年郭功父寄詩云莫向沙
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饒德操黎介然汪信

氏寓宿州作詩有略詆及時事者呂榮陽聞之作
麥熟縲紵等四詩以諷之自此不復有前作

後山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无咎
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客也魯直詩云
晁子知囊可以括四海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文
潛詩云長公波濤萬頃陂少公巉秀千尋麓黃即
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舒桃李
晁論崢嶸走珠玉可以見一時文獻之盛
衣上六花非所好畝間盈尺是吾心何由更得齊民
暖恨不偏於宿麥深雪詩無出晁元獻韓持國之

右

晏元獻詩一龍駢夏服雙鶴記堯年宋元憲詩軒野
龍催馭堯宮鶴厭寒劉敬叔異苑太康二年冬大
寒南州人見二白鶴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
年故山陵挽章用之

符瑞圖日二黃人守者外國人來降宋景文云青帝
回風還習習黃人捧日故遲遲翟公異云青女霜
如失黃人日故遲

司馬公早朝詩太白明如李出漢天文志榮感踰歲
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又卽事云雨不成遊

布路歸出左傳自朝布路而罷今集中皆注云恐
誤蓋未攷也

更無柳絮隨風舞惟有葵花向日傾見司馬公之心
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見東坡公之心

東坡次韻朱公拔初夏詩諫苑君方續承業醉鄉我
欲訪無功隋樂運字承業錄夏殷以來諫爭事名
諫苑文帝覽而嘉焉注謂南史李承業作諫苑誤
矣

谷王定國詩謹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花
糞土出茵芝賴此善如識使我枯生冀此尹和靜

所謂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也詩曰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夏均父詩藥城去聲色老坡但稱快嗚呼二法門近
古絕倫輩嘗觀藥城爲歐陽公碑云公之於文雍
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藥城評品文章至
往者獨云不大聲色蓋得於公也歐陽公與梅聖
俞書云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東
坡看人文字於所酷愛者但稱快而已亦得於公
也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解明也
愚按嵇叔夜琴賦云新衣翠粲李周翰注翠粲鮮
色李善注引子虛賦翁呬翠粲張揖曰翠粲衣聲
漢書作萃蔡萃音班婕妤賦紛綵繒兮紈素聲其
義一也以鮮明爲翠乃古語
後山云少好詩老而不厭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橐
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奕焉弟子高師一著僅能
及之爭先則後之此可爲學文之法
東坡與歐陽晦夫詩三首晦夫名闢桂州人梅聖俞
有詩送之云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東坡南遷

至合浦晦夫時為石康令出其詩豪數十幅事見
桂林志注坡詩者以為文忠之族非也

夏小正九月榮鞠東坡詩云黃花候秋節遠自夏小

正注止引月令非也司馬公春帖子候鴈來歸北
寒魚陟負冰亦用夏小正

山谷詩晚歲所得尤深鶴山稱其以艸木文章發帝
杼機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

題蘇若蘭回文錦詩圖云亦有英靈蘇蕙子只無悔

過竇連波連波竇滔字也武后記云因述若蘭之
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

物理論云虛無之談無異春蠶秋蟬聒耳而已山谷

演雅春蛙夏蜩更嘈雜本於此

題王黃州墨跡掘地與斷木智不如機春聖人懷餘

巧故為萬物宗注不言所出嘗觀孔融內刑論云

賢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碓之巧勝於斷木掘地此
詩意本於此機春即水碓也

立春詩看鏡道如咫出汲冢周書王子曰遠人未驩
視道如尺

呈吉老縣丞詩鮭鯨今無種蒲盧教未形注云鮭鯨

此兩姓今無人按太玄難上九云角鮭鯨終以直
其有犯二字與解豸同亦見王充論衡云一角之

羊也注誤矣

八百老彭嗟杖晚出莊子釋文彭祖至七百歲猶曰
悔不壽恨杖晚而唾遠醇朴乃器師二字出荀子
江西道院賦堂窈有美樅出爾雅注尸子謂松柏之
鼠不知堂窈之有美樅

後山挽司馬公云轅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與老杜
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相似生成吹噓字若輕
而實重

張文潛詠孔光云試問不言温室木何如休望董賢
車仲彌性詠韋執誼不省嶺南圖云政恐崖州如

有北却應未肯受讒夫二詩誅姦諛之蕭斧也

朱雲為槐里令上書求見而即得對成帝時言路猶

未塞也張文潛詩曰直言請劍斬安昌勿謂朱游

只素在君省漢家文景業張侯能以一言亡

南豐麻姑山詩送南城羅尉做廬山高而不遠絕唱
寡和也

唐子西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本於李誠之山如

仁者靜風似聖之清朱新仲無入馬為一對飲月

成二本於秦少游身與杖藜為二影將明成二陸

務觀誰其云者兩黃鵠何以報之雙玉盤本於新

神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罍乘少蘊逸
人舊住子午谷詩客獨尋丁卯橋務觀用之程致
道明知計出拍馬下正擬身全木鴈中教器之用
之

或問崔德符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為善張

芸叟云年踰耳順方敢言詩

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者觀此可以戒

魯文昭公河間詩云南北車書久混同河間今有楚
人風獨慙太守非何武已見閬州出兩龔謂彥和
兄弟也童蒙訓以為魯子宣作恐誤

徐師川以諫議召程致道在西垣封還除書言與中

貴人唱和魚須之句為人所傳朱文公語錄云師

川游廬山遇官者鄭謚與之詩後村謂徐集不載

魚須之篇愚攷集中有次韻鄭本然居士云頗知

鶴脰緣詩瘦早棄魚須伴我聞本然居士豈即鄭

謚歟

魚須笏也

朱新仲詠顏魯公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唯

一人文詠昭君云當時夫死若求歸凜然義動單

于府不知出此肯隨俗顏色如花心糞土

本艸菊一名傳延年朱新仲詩三徑誰從陶靖節直

陽惟有傳延年

前未有

梁文靖公家梅花詩云九鼎燮調終有待百花羞澁
敢言芳用王沂公之意亦魁天下位宰相然梁公
之句失於雕琢

誠齋始學江西既而學五字律於後山學七字絕句
於半山最後學絕句於唐人

誠齋讀正觀政要云拔士新豐逆旅中懷賢鴨綠水
波東酒頗一斗公見龍鷓鴣客醋設三杯羊鼻公謂魏鄭

攻媿記張武子之語水禽有名信天公者按是景迂
集黃河有信天緣常開口待魚

蘇雲卿廣漢人隱東湖張魏公為相使帥漕挽其來
一夕遁去不知所之真文忠為詩曰魏公孤忠如
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傾蘇公高節如子陵寸膠解
使黃河清等是世間少不得問津耦耕各其適後
人未可輕雌黃兩翁之心秋月白

南塘挽趙忠定公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離騷揚楫
跋楚辭集注云慶元乙卯治黨人方急趙公謫死
于道先生憂時之意屢形干色一日示學者以所
釋楚辭一篇

孫燭湖讀通鑑詩簿書流汗走君房那得狂奴故意

降努力諸公了臺閣不煩魚鴈到桐江又曰清濁無心陳仲弓圓機聊救漢諸公末流不料兒孫誤千古黃初佐命功朱文公謂二絕甚佳

平園詩生戎馬死佛狸荆公詩生白殺青皆佳對

鶴山詩只期玉女是用諫肯為金夫不有躬本於玉

汝金吾之對

林和靖詩怪書披日月看銅牆放翁文有銅牆鬼炊之

語出東方朔神異經

田園圖史分貧富鼎鼎樓臺辨有無洪舜俞詩用龐

穎公寇萊公事

本朝絕句有夾漈詠漢高祖五言乃唐于季子詩又

荆公絕句詠叔孫通亦見宋景文公集

演蕃露云搏黍為鷺不知何出蓋未放詩葛覃注也

細素雜記不知麥秋出月令亦此類能改齋漫錄

攷古詩所出詳且博矣然首如飛蓬見于詩乃以

左思賦為始樹桃李者夏得休息見于說苑乃以

狄梁公事為始若此者非一是以君子無輕立論

方言斟益也凡病少愈而加劇謂之不斟或謂之何

斟呂居仁答曾吉父詩記我今年病不斟蓋用此

而不知者改為不禁韋玄成傳五世墳僚言五世

無官也。呂成公銘湯烈母云：湯世墮僚委社于後，而發本改為墮遼。東坡春帖用翠管銀罌，出老杜臘日詩，而注者改為銀鈞。此刑子才所以有日思誤書之語也。

呂居仁詩：弱水不勝舟，有此積立鐵。又云：何知若人胸中有積立鐵，出老杜鐵堂峽壁色立積鐵。又云：準擬春來，泰出游，出漢書田叔傳。又云：日月已秋，罷出元帝紀。

趙果之詩：謂韓嗣易行無漢學，玄暉詩：變有唐風。潘庭堅題嶽麓寺道鄉臺曰：坡仙不謫黃黃應無雪。

堂道鄉不知新此臺無道，鄉青山非其人。山靈能頡頏，一落名勝手。境與人俱香，悲吟倚空寂。臨眺生慨慷，道鄉不可作。承君不可忘。

陳樞密宗禮景定間持節廣東有詩云：山川只謂蠻煙累，姓字多因謫籍香。御史虞應劭之陳坐謫其後，陳召入應謫官。

吳吉甫以晚科試漕闈，搗藥兔長生。詩云：真水黃芽長，香風玉杵鳴。不為三窟計，求伴一輪明。省試聖人之道，猶日中賦用闕搏之月，見沫之星。第七聯云：桑榆已晚，尚期一戰之收。

湯伯紀自做云：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校好人一點。莫留余滓，十分成就全身。此老晚節庶幾踐斯言。

也

陸士龍詩左角變改觸南柯檀伐槐的對也

陳淵子詩植杞必植梓フツエテ藝蘭仍藝菰フツエテ過庭遺訓在レ鑿

楹故書存蓋以梓菰喻子孫也鑿楹出晏子春秋

李義山詩經出宜尼壁書留晏子楹

任元受七夕詩切勿填河漢須留洗甲兵意亦新

伊川先生不作詩唯寄王子真詩云我亦有丹君信

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先生入嵩山子真已候於松

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

一年欲往以事而止子真名筌岐下陽平人元豐

中陽号冲熙處士張芸叟為切行碑謂超世之資

與陳圖南侔

建隆初詔五代時命官投狀叙理復命之郭恕先詩

云為逢末劫歸依佛不就新恩叙理官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而猶不屈其志如此

文鑑取蔡確送將歸賦猶楚辭後語之取息夫躬也

浮溪詩人間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水經注

引晉中州記惠帝為太子令曰若官蝦蟇可給廩

晉書無此語

張芸叟曰岐山石鼓是車攻詩也我車既攻我馬既

同則所取也其魚維何維魴及鱖何以貫之維以
揚柳則所不取者也先儒凡今詩所無者畫目為
逸詩誤刻矣目致堂論語說

朱文公曰顧况詩有集皆不及見韋應物集者之勝
今按韋集有顧况奉同郡齋雨中宴集詩云好鳥
依嘉樹飛雨灑高城况與數君子列座分兩楹文
雅一何麗林堂含餘清我公未歸朝遊子不待晴
白雲帝鄉遠滄江楓葉鳴拜手欲無言零淚如酒
傾寸心已摧折別離方骨驚安得凌風翰蕭蕭實
天京

程可久汝隋先生自題明怡齋云乞得膠膠擾擾身
霜筠露菊便相親勸君莫厭羹藜藿違已由來更病
人六月松風萬籟寒笙竽頻到枕屏間夜深夢繞
匡廬阜瀑布濺珠過藥欄葵花已過菊花開万里
西風拂面來問字今朝幾人至細看履齒破蒼苔
朱新仲云唐之詩人達者唯高適適位不過常侍本
朝歐王蘇黃出徐陳韓呂繼之八人一相三執政
三從官何其盛也
山谷詩云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生蚌胎為富
不仁者可以警

少陵詩東屯稻田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東屯乃
公孫述留屯之所距白帝五里稻米為蜀第一郡
給諸官俸廩以高下為差帥漕月得九斗王龜齡
詩云少陵別業古東屯一飯遺忠剛畝存我輩月
叨官九斗須知粒粒是君恩東屯有青苗
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語曰莫為
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
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
遠
宋正甫詩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戴道不言真

攻愧生書桃符云門前莫約頻來客坐上同觀未
見書

葛魯卿借書詩大勝揚雄辭子駿更殊班嗣阻君山
朱希真避地廣中作小盡行云藤州三月作小盡梧
州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曆今不頒憶昔升平浹成
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為春花作春但恨未能
與世隔時聞喪亂空傷神唐李益問路侍御六月
憲有道經故人為
杜史為我數階莫
山谷詩金石在波中仰看萬物流出孟子注萬物皆
流而金石獨止

野處雪詩天上長留滕六住人中會有葛三來葛三
事出太平廣記葛仙公

王逢原詩退之昔裁詩頗以豪橫恃暮年意氣得金

玉多自憫買居紀廂榮顧影樂寇佩喜將閭巷好

持與妻子議彼哉何足道進退茲焉係安知九列

榮顧是德所累謂南內朝賀歸及示兒詩也朱子

曰此篇所誇乃感二鳥符讀書之成效極致而上

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已不復言矣鄧志宏亦

謂愛子之情則至矣導子之志則陋矣

致堂曰韓退之賦石鼓曰孔子西行不至秦故不見

錄孔子編詩豈必身歷而後及哉信斯言也車隣

駟職胡為而收之也

荆公傷杜醇曰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牧鷄

豚筠筒釣魴鯉弔王致曰老妻稻下收遺棄稚子

松間拾墮樵二人四明鄉先生也固窮守道如此

今人知者鮮矣利欲滔滔廉耻寥寥孰能景慕前

脩哉

唐子西內前行云宅家喜得調元手唐時宮中謂天

子為宅家通鑑韓建發兵圍十六宅諸王呼曰宅

家救兒劉李述等至思政殿皇后趨至拜曰軍容

勿驚宅家

文宋瑞指南錄為或人賦云悠悠成敗百年中笑看
 柯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恨付西風
 黑頭爾自誇江摠冷齒人能說楮公龍首黃扉真
 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南齊樂豫謂徐孝嗣曰人
 笑楮公至今齒冷楮淵也
 翁與可上徐真翁詩六丈謀謨同輩服二良官職廼
 翁知
 鄭得言備為國子博士私試策問師道祭酒不悅臺
 評及之李良翁丑為詩餞之曰諸生幸不笑韓愈
 官長何因罵鄭虔

柳文云王氏子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力

激狂疾之功以為明先君子嘗為投筆詩其末云

蘭臺舊家學胡不紹箕裘

鄧志宏曰詩有四忌學白樂天者忌平易學李長吉
 者忌奇僻學李太白者忌怪誕學舉子詩者忌說
 功名

國學紀聞卷之十八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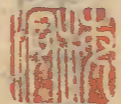
國學紀聞

卷十八

二十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困學紀聞卷之十九



浚儀 王應麟伯厚甫

○評文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

潤甫艸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萬世之統

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蓋出於此

昇元獻謝昇王記室表云衣存缺衽式贊於謙冲饌

去邪蒿不忘於規諫韓詩外傳周公誡伯禽曰衣

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

九章筭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

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陸農師謝吏部尚書表六
燕相亭試銓平其輕重蓋用此

周書王會東越海蛤或誤為侮食而王元長曲水詩
序用之其別風淮雨之類乎

駱賓王云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合
者魚形出而吳石鳴龍蹲謂孔子春秋演孔圖孔
子坐如蹲龍立如牽牛

楊盈川叙郡守云伐臨本州則元賓之父喜形于色
繼為本守則張翥之子迎者如雲叙縣令曰仁之

所懷幼童不能擊將雛之雉明之所斷老父不能

爭食粟之雞對的語工

蘇許公制右掖司言佇光於五字常袞表五字非工

張南史詩唯有五字表魏志司馬景王命中書令

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中書侍郎鍾會取視為

定五字松悅服西掖用五字本於此

張文定慶曆中艸兩制薦舉勅云蓋舉類之來舊矣

三代之盛王其必由之如聞外之議云是且啓私

謁告請之弊也予不以是待士大夫何士大夫自

待之淺耶又察舉守令勅云夫天下之大官吏之

衆獨不聞循良尤異者之達予聽外臺之職豈非

關歟抑朝廷未有以導之也其視守令能以仁政
得民民心愛之如古循吏然者宜以名上予得以
褒慰之亦以使四方之民知予不專寵徒吏所貴
仁者爾尤廷之謂一詔大哉言乎簡而盡直而婉
丁寧惻怛之意見於言外至今誦之蓋然如在春
風中豈特公之文足以導上之德意志慮亦當時
善治足以起其文也

文定又行范文正公參政制云大恩之下難為報大
名之下難為處矧兼二者可無勉哉爾尚朝夕以
交脩予允迪前人勤教邦其永孚于休訓辭溫雅

可以見太平之象

端平元年九月真文忠公除翰林學士洪舜俞命詞
曰迪惟仁祖有若臣修朝京師於甲午之元拜內
相於季秋之月歐陽公之除在至和元年九月歲
皆甲午用事切當如此
慶元初嗣秀王辭中書令賜贊拜不名鄭溥之制
云天下之達尊三德兼爵齒以俱茂人臣之不名
五老與親賢而並隆公羊傳注禮君於臣不名者
有五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名盛德之士不名老
臣不名說苑伊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

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咸淳初嗣榮王賜詔書不名余艸制用說苑事

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艸制云兵於五材誰能去之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讎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今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言遣檜間復幾於失刑我以就和檜之姦狀著矣嘉定之牽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敷文帝階擢列侍從野處謝敷文閣直學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之事擢列

侍從遽復敷文之階雖借而切當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晉人之稱衛玠蓋所尚者清談也正始魏齊王芳年號胡武平啓以正始之遺音對奪朱之亂雅陸務觀嘗摘其誤王季海行東坡贈太師制云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始玉振而金聲恐亦襲武平之誤也若正始之清談非所以稱坡公

胡文定以親辭成都學事云矧當喜懼之年深計短

長之日曾文清未歸侍云朝則倚門暮則倚閭常恐失望父曰嗟子母曰嗟李曷敢弭忘

上宦儀冊周王文職表魏舟之象詞掩漢臺之駕上

句用曹蒼舒事下句用柏梁臺詩梁王曰驂駕駟

馬從梁來或以駕為卦引沛獻王占兩事非也

洪景盧周茂振入館謝啓雖不若董老遠之博如桃

菜難悟柳卯本同幼婦外孫之義女郎世子之名

亦儷語之工者

野處艸梁叔子制云鼎學士之大稱蓋用劉禹錫天

平軍壁記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宦稱之語又艸

葉顯左相制云學聖人之道高天下以聲或云葉

語音高故以戲之然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皮

記謂殷紂也不當用之王言

徐淵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濛濛間想清風颯

至自謂羲皇上人初寮啓云得知千載上賴古書

作吏一行便廢此事皆全句

李宗衡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殺

必滅若敖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王子爭

囚而州犁上下伯輿合要而范宣左右魯昭之馬

將為積衛懿之鶴有乘軒于美辭邑而衛人假之

器晉侯請隧而襄王與之田星已一終魯君之歲
亥有_二首絳老之年作楚宮見襄公之欲楚效夷
言知衛侯之死夷雞憚犧而斷其尾象有齒而焚
其身虞不臘矣其沼乎好魯以弓請謹守寶賜
鄭以金盟無鑄兵蛇出泉臺聲妻薨鳥鳴亳社伯
姬卒_{上旁}

晏元獻進牡丹歌詩表云永平神爵之頌孝明稱美
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按論衡
云永平中神雀羣集詔上神雀頌百官上頌文比
瓦石唯班固賈逵傳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

覽焉正元事見劉大真傳

寧皇服藥赦文陳正父所艸也雖不明不敏有辜四
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己之欲天
下誦之謂寫出寧皇心事

盧思道賀甘露云神漿可挹流味九戶之前天酒自
零凝照三階之下常袞賀雪云重陰益固應水澤
腹堅之時積潤潛通迎土膏脉起之候皆儷語之
工者

俗語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說卦左傳難為人出表
記擔負出詩玄鳥箋折閱出荀子生活出孟子家

數出墨子服事出周禮大司徒伏事出陸士衡詩
 分付出漢原涉傳交代出蓋寬饒傳區處出黃霸
 傳多謝出趙廣漢傳丁寧出詩采薇箋什物後漢
 宣秉傳自由出五行志曉示出童恢傳王者出劉
 陶傳意智出鮮卑傳卑末出樂巴傳告示出荀子
仁者好 布施出周語優裕 比較出齊語行頭出吳
 語當日出晉語地主出左傳越語相妨出晉后妃
 傳料理出王徽之傳長進出和嶠傳消息出魏少
 帝紀功夫出王肅傳普請出吳呂蒙傳手下出太
 史慈傳牢固出陸抗傳鄭重出王莽傳分外出魏

程曉上疏小却出宋紀間介出長笛賦問介無蹊 婁羅
 出南史顧歡傳本分出荀子見端不如 措大出五
 代東漢世家假開出王峻傳本色出唐劉仁恭傳
 古老出書無逸注商量出易商兌注不宜備出楊
 德祖答臨淄侯宣備 生人婦出魏杜畿傳私名出
 列子家公出莊子主人公也 致意出晉簡文紀博語出
 後漢清河王慶傳收拾出光武紀尋思出劉矩傳
 不審出韓詩外傳世情出纏子世情 爾來出孔明
 出師表竭來出思玄賦和買出左傳正義阿誰出
 蜀龐統傳罷休出史記孔武傳慙愧出齊語安排

出莊子比數出周禮大司馬注見在出稟人注孩
 兒出書康誥注老境出曲禮正義牽帥出左傳先
 輩出詩采薇箋如今出扶杜箋居士出玉藻可人
 出雜記道人出漢京房傳寄居出息夫躬傳某甲
 出周禮職內注道士出新序推云主人公出史記
 范睢傳小家子出漢霍光傳不中用出史記外戚
 世家王尊傳我輩人出晉石苞傳對岸出樂志十
 八九出漢丙吉傳至今浩大出後漢馬廖傳兩
 兩相視出周嘉傳年紀出光武紀雜碎出仲長統
 傳細碎事手下出吳呂範傳合少成多出中庸注

若干出禮記曲禮投壺如于出陳何之元傳膠加
 出九辯膠音豪加牢愁出揚雄傳畔牢愁集墨尿
 出列子音眉冗長出陸衡文賦出狀出史記夏本
 紀肇畫出淮南子前定出中庸細作出左傳釋文
 叙致出世說留連出後漢劉陶傳問息耗出竇后
 紀已分出魏文帝書物色出淮南子本師出史記
 樂毅傳祖師出漢外戚丁姬傳生熟出莊子有瓜
 葛出後漢禮儀志發遣出陳寔傳天然出賈逵傳
 新鮮出太玄鈍悶出淮南子誇張出列子憚恍出
 洞簫賦近局出陶淵明詩提撕出詩抑箋本貫出

晉江統論十字街出北史李庶傳見錢出漢書王

嘉傳

梁簡文為子辭封表云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

入榛異子鳥之辯又云熙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

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質乃啓平原之封荷戟入

童鳥事熙祖晉太子元豐末皇第似封晉寧郡王通字元仲魏明帝字

制全用熙祖元仲一聯然熙祖非美事也

王元之表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

之心未死劉元城表云志存許國如萬折而必東

忠以事君雖二已而無愠斯言可以立懦志

驢非驢馬非馬漢西烏不烏鵲不鵲戰國策可以為對

傳景仁云烹羊烹羔唯帶牛佩犢可對

嘉定受寶璽南塘賀表云函對遠致不知何國之白

環球刻孔章咸曰寧王之寶宗室人翰苑者三人彦中汝談汝騰

王岐公答韓公詔豈朕鬱于大道未昭治亂之原將

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崔大雅答周益公詔

豈朕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既明自全引退之

節蓋傲其意

鄭安晚再相應之道艸制云彦博重入中書特令納

節王曾再登揆席俛就集賢

黃伯庸為賀雪表招徠衆俊無畫卧洛陽之人獎勵
 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語工而健上天同雲平地尺雪茫蜀公表也周益公用之

取直之守京口復陳少陽之後曰如何贖兮百身猶
 將宥之十世

億載万年為父為母四海九州悉生悉臣迂齋對

李顯忠復節鉞汪聖錫艸制云念秦伯用孟明之意

與馮唐面文帝之言又云與人之周庶幾得頗牧
 而能用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

倪正父艸壽皇尊号詔云率百官若帝之初丕講非

常之禮於万年受天之祐聿迎滋至之休周益公

辭免表云遜于及折伯與敢忘稽首有若親叔閑

夫尚助迪威正父答詔云及折伯與固可遜未聞

虞帝之必從親叔閑夫雖曰賢蓋視周公而不及

真文忠為原貸盜賊詔云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

崑岡之火亦豈予心又云自有宇宙至于今日未

聞盜賊得以全軀其言足以感動人心

王卿月為澹庵制云吾寧身蹈東海獨仲連不肯帝

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強秦趙秦字恐衍

盧肇海潮賦後序馬褐牛衣古未有對者

崔大雅艸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二老設几以須熙寧之遇四臣齋書而訪尚有斯禮勿遐爾心二老杜衍

年布四臣韓富文曾

呂成公代其父倉部自黃州易守池州啓云爰考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解組之餘雖後先遷徙之偶同顧今昔風流之非匹

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與蔣右史良貴有舊良貴託先君代爲謝丞相啓其未聯云孤忠未泯敢忘漆室之憂葵厚德難酬願效老人之結艸良貴稱賞

真文忠除參政辭以疾趙南塘艸詔曰漢御史大史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瘳果然後遂至相朕之賢卿甚於宣帝之德吉也卿其親醫藥自厚且先卽舍拜命少間可就車朕遣黃門召見卿矣此詔有西漢風
鄭威愍公驥新除謝上章云關陝六七任不挂權臣之橫恩崇觀二十秋靡沾故相之餘潤公之大節如此馮翊之死義其處之有素矣
傳至樂上周益公啓云東門之柳自凋玄都之桃何在彼刀頭之舐蜜得未錙銖况并眉之居瓶况如

夢寐蓋指張說也

或上朱文公啓云行藏勛業銷倚樓看鏡之懷窈窕
崎嶇寄尋壑經丘之趣

宋正甫詩三甲未全一丁不識

或試縣學見黜後預鄉薦以啓謝縣令有不平之意
令答云大敵勇小敵怯昔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
吾無愧矣

毛憲守長沙謝韓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幸
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遂

毛澤民啓云楊子雲貌寢官卑經雖玄而謂白九方

埋機深識妙馬本驪而爲黃李清卿啓云斯風未
泯則朝取溫造而暮拔石洪吾道不行則進舍皇
甫而遠求居易

洪舜俞薦于鄉輩嶸監試後輩爲江東憲使舜俞分
教番陽啓云東坡倅錢唐曾在門外鷓鴣袍之列半
山憲江左亦賞梁間燕語之詩

徐淵子爲越教答項平甫云正恐異時風舞雩之流
不無或者月離畢之問或答洪舜俞云魯直大名
有皎潔江梅之句少游下蔡無了東玉佩之詞
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辭曰士而託於諸侯非其義也

師不賢於弟子將焉用之

張宣公答教官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

之曰仁義而已矣

真文忠為江東轉運有民困於買鳩之役來訴公判

云詔捕鳩鵲若水尚還其使歲貢蚌蛤孔戣猶疏

於朝况為州縣之官可恣口腹之欲

攻媿為姜氏慶七十致語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

故態舊時竹馬得見會昌之新春承平王孫見柳

文姜鼻誌

權州稽古閣書臯陶謨于屏其上梁文云臯陶若稽

古事三朝稽古之君孔子與斯文為萬世斯文之

主

王相煥嘉熙間以親老辭督府辟其書曰昔温太真

絕於違母以奉廣武之檄心雖忠而人議其失性

徐元直指心戀母以辭豫州之命情雖寔而人予

其順天

吊倚謝王收公饋錢酒用白水真人青州從事岐公

稱之

夏文莊表云詩會餘紙之文簡凝含醜之墨餘紙見

詩貝錦箋筆鈔于將墨含淳醜出文心雕龍

詩貝錦箋筆鈔

卷十九

十一

獨孤馴象世以為工子雲井泉晚而悔作晏元獻謂賦也獨孤綬放馴象賦云返諸林邑之野歸爾梁山之隅時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惟賤賄寧恤乎焚軀

唐律賦雞鳴度關云念秦關之百二難逞狼心笑齊容之三千不如雞口

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三賦第四韻用運籌帷帳考官謂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徹棘以語周益公益公曰史記云運籌帷帳之中非誤也淳熙中省試人主之勢重萬鈞賦第一聯有用洪鍾二字

者考官晒之洪文敏典舉聞之曰張平子西京賦洪鍾萬鈞此必該洽之士遂預選紹熙中四明試航琛越水詩有用東坡船趨二字而黜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其幸不幸若此

東都之季清議技之而有餘強秦之末壯士守之而不足前輩作風俗方世之基未韻直聰明而有作無作聰明由

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義行非刀匕是共膳宰舉席間之鱠釋推鑿而上輪人議堂上之書此工執藝事以諫賦聯也

困學紀聞卷之十九 終

秋有司奏調房子睢陽綿武帝不許水經注房子
城西出白土可用濯綿

善惡以熟言若孟子仁在乎熟漢五行志季氏之惡

已孰是也佛者曰成實論行惡見樂為惡未熟至其

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為善未熟至其善熟自

見受樂其言善惡之熟亦名言也

仁宗摹太宗御書大相國寺額於石即寺為殿而藏

之御飛白名曰寶奎殿紹興庚辰宏辭以寶奎殿

太宗皇帝御書贊命題唐說齋中選但云慶曆二

載而不紀月日以實錄攷之乃二年正月辛未也

蘇子美作寶奎殿頌周益公題其後云上宰宗工

更為辭章者謂呂夷簡作記章得象題額之類實

錄云命夷簡撰記而記齋謂煥乎堯章親加紀述

亦誤

舊制麻三道以上雙宣學士分撰元豐末鄧潤甫為

學士一夕鎖麻二十二通靖康元年麻六道權直

院莫儔獨宿

翰苑未嘗艸追贈制紹定六年十月史彌遠贈中書

令追封衛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

與降制

太一宮四立月祝文舊用定本紹定二年十二月始命學士院撰述

親王初除有布政榜首云應某軍管內尾云榜某君仍散下管內謂所領節鎮也前輩制集皆可考淳熙十六年皇子封嘉王布政榜乃云嘉州管內蓋州制者失之開禧元年皇子封榮王榜威武軍合舊典矣蓋節鉞初除以勅書示諭本鎮亦唐朝隄領之制也若封王或以國如周魯或以州如兗雍之類未嘗有所領之國咸淳二年余州福王制院吏欲以布政榜下福州余引故事榜所領兩鎮

陳自明紹熙初宏辭已入等同試者摘周五射記用

褒尺字以為犯濮王諱褒音讓慶元四年從臣薦之

謂褒字雖同音嫌名不當避乃賜同進士出身徐

子儀嘉定中試宏辭其石巫咸三家星圖序引周

禮纂人巫咸本注巫當為筮非殷巫咸主司黜之

而薦于朝不數年入館掌制

易觀初六注處於觀時而最遠朝美湯邦彥字朝美

本此列子曰務本游不如務內觀陸游字務觀本

此魏傳撮字蘭石本淮南子蘭生而芳石生而堅

字本柳子先友記王紆有學術魯直之

朱文公門人晏淵晏音緩晉有晏清

西王母山海經云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洎

水之涯穆天子傳注云虎齒蓬髮

漢天文志天暉而見景星注暉精明也集韻云晴字

易緯是類謀曰民衣霧主吸霜間可倚杵於何藏河

圖挺佐一轉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千歲之後天

可倚杵揚文公詩有倚杵碧天之句

士冠禮眉壽萬年古文眉作麋博古圖雖公緘鼎銘

用乞麋壽萬年無疆

集韻吳人謂赤子曰狓狓音鴉牙雜記注嬰猶鷺彌

也孟子音義倪謂繫倪小兒也

周禮輶人注鯁魚字以魚名為字亦奇語也

石古文帛魚鱗鱗又云有鯁有鯽即白魚也

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儀禮大射孟食指左

將指儀禮文無名指孟小指儀禮云

館閣書目蠶書一卷南唐秦處度撰以九州蠶事獨

究洲為最按蠶書見秦少游淮海後集少游子注

字處度以為南唐人誤矣

水母目蝦見郭景純江賦樂城詩云去住由人真水
母簞瓢粗足以山雌

殷芸小說蔡司徒說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中三
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東坡詩自其弟
屋老三間簡齋詩士龍同此屋三間又云士衡去
國三間屋

唐西域傳未祿有軍達泥婆羅獻波稜皆菜名也張文

潘謂波稜自波稜國來

呂成公曰秦多良醫醫緩醫和皆秦人尸子亦云醫

詢者秦之良醫

巫彭作醫呂氏春秋岐伯祖世之師曰僦貸季素問上古醫

素問曰苗父莊

黄石北老教授福州聞李葵李柎林之奇為衆推服

即走其家備禮延致呂太史祭林宗丞少穎文所

謂二李伯中蓋葵之子柎樛也葵字襲明子柎字和伯樛字迂仲

里居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若胡若劉方德順陸亦顏

胡原仲劉致中見下居居仁寄和伯少領迂仲詩

齊齋倪公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憂慮

呂成公謂爭校是不如斂藏持養

李猷護陳東之喪黃子游颺歐陽徹之葬皆義烈士

也李明人黃亦寓居焉志吾鄉人物者宜特書之以厲澆俗

淳祐丙午衢士柴望上丙丁龜鑑其表云今來古往
 治日少而亂日多主聖臣賢前車覆而後車誡
 張鷟自號淳休子李白有贈參寥子詩張芸叟僧道
 潛復以自號或云或號
 近世記錄多誤無垢心傳錄以王叔文之黨陸贄為
 陸贄贄即陸淳
 磨衲集王公庭秀作於紹興壬子攷其論議以鄭介
 夫為妄言陳少陽為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
 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為謬賞謂蘇黃文章為末藝
 甚者擬程子之學於墨釋氏而以易傳為謝楊刪

潤成書其反理詭道甚矣詆趙張二相尤力蓋自
 紹聖以來姦檢茂惡家以荆舒為師人以章蔡為
 賢邪說詖行沈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蕭艾不孳
 士習熟見聞至紹興間邪說猶肆行筆之簡牘不
 耻也是故人心不正其害烈於洪水猛獸吁風俗
 移人可畏哉
 發漢陵者樊崇董卓也發唐陵者溫韜也惡復誅臻
 天道昭昭矣
 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起則關雎
 作諷姜后請愆况朝而受業為士之職書曰夙夜

浚明有家孝經言卿大夫之孝引詩云夙夜匪懈
 言士之孝引詩云夙興夜寐讜鼎之銘曰昧且丕
 顯後世猶怠叔向所以戒也三晨晏起一朝科頭
 管幼安所以懼也在家常早起杜子美所謂質朴
 古人風者也鷄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朱子之詔
 童蒙也觀起之蚤晏知家之興廢呂子之訓門人
 也起不待鳴雞陸務觀示兒之詩也雞鳴率家人
 同起不可早晏無常葉少蘊與子之書也雞鳴而
 起決擇於善利之間為舜而已矣
 晉殷仲堪父師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

妙比齊李元忠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
 方技李密母患積年精習經方洞闕針藥母疾得
 除隋許智藏祖道幼以母疾究極醫方誠諸子曰
 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文中子
 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唐王勃謂人子不可不
 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甄
 權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王肅母有疾視絮
 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李逢吉父顏有痼疾
 自料醫劑遂通方書杜鵬舉母疾與崔沔同授醫
 蕭亮遂窮其術程子曰事親者不可不知醫

康節邵子之先世家于燕父伊川丈人間道奔本朝

舍世祿為窶士乃絕口不言伯温子溥自禮部郎使燕道涿州良鄉拜

墓洪業寺石刻蓋統和十年伯温高大父所建統和十年歲在壬辰本朝淳化三年也至宣和六年

壬辰適百二十年伯温記其異今按宣和六年乃甲辰非壬辰也

蘇魏公書帙銘曰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

賢可及清溥正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飢可無食至

於書不可一日失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諸緇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

貴恩覆子孫澤及鄉里也黃帝設五法天下用之

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曉之

矣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以霸范

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千萬再散於

貧史記正義七畧云司馬遷撰利者夫子所罕言又曰如不可

求從吾所好太史公著論以素王名而言求富之

術豈以家貧無財賂有激而云如貨殖傳之意歟

然何足以為妙論

先聖冕服祥符二年賜曲阜文宣廟冕九旒服九章

熙寧八年國子監言唐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王

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宜用天子之制禮院

議依官品衣服令用九旒崇寧二年改用冕十二

旒服九章

禮記於禮之變皆曰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士之有誄自此始也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髻而吊也自敗於臺鮑始也惟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之始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下殤用棺衣自史佚始也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公始也大夫疆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也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

始也官於大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左氏傳始用六佾晉於是始墨始厚塋始用殉魯於是乎始髻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始用人於毫社魯於是始尚羔亦記禮之始變也孔子惡始作備者始之不謹末流不勝其蔽劉惔撰器物造作之始為物祖劉孝孫房德懋集經史為事始為鑑續繪撰事原高承增然所載乃事物之始不足以垂益為事物紀原訓戒司馬文正公言唐始令妃主塋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蘇文忠公言春秋書作兵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陞

下始豈不惜哉皆得謹始之義

周易集林雜占曰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為雨得陽不
雨其爻發變得坎為雨得離不雨巽化為坎先風
後雨坎化為巽先雨後風

紅總詩駢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元城劉公歲晚間
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
惟日不足而可遣乎

陳正獻公疏曰懲羨者必吹於壘傷桃者或戒於李
楚辭惜誦云懲熱羨而吹擊北夢瑣言唐明宗不
豫馮道入問曰寢膳之間宜思調衛指果實曰如

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

尹和靜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寺鐘聲曰
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
更涵養朱文公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
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專心
致志先儒於鐘聲之入耳體察如此

東坡策別均戶口曰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
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部
而民居其一按晉書地理志民口千三百七十一
萬四千九百三十三蓋周之盛也

見帝王世紀

果仁傑鹽石新論取潛夫論洗金以鹽攻玉以石
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爲首支色爲身納音色爲腹
以立春日幹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脛納音色爲蹄
景祐元年以土牛經四篇頒下天下丁度爲序
黃石公記云黃石鎮星之精也黃者鎮星色也石者
星質也東坡以北上老人爲隱君子
成都石經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缺畫范
魯公相本朝其誠子姪詩曰堯舜理曰深泉薄氷
猶不忘唐也
劉夢得曰於竊鉄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撥蜂而知父

子之可聞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東坡辨策問
奏劄引之而改撥蜂一句云於投杼而知母子之
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
龜文元公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術者嘗以三命語之
公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
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慈湖先生謂真文忠
公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公
莫知所謂先生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
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

張文潛寓陳雜詩言顏平原事誤以盧杞爲元相國

李長吉有春歸昌谷詩張文潛春游昌谷訪張吉故

居云惆悵錦囊生遺居無復處在河南相國縣三鄉東

唐六典注崔寔正論云熊經鳥伸延年之術故華佗

有六禽之戲魏文有五捷之鍛後漢華佗傳云五禽

詩釋文艸木疏云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案江南有葑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張文潛詩蕪菁至南皆變菘菘美在上根不食瑤簪玉筍不可見使我每食思故國

司空表聖題東漢傳後有取於陳太丘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此表聖所以自處也

化書曰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李元衡儉說曰貪饒食以招辱不若儉而守

廉于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皆要言也

荀悅申鑒曰觀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孺子之驅雞急則驚緩則滯馴則安許渾詩遯跡驅雞吏

司馬公時至獨樂園危坐讀書堂嘗云艸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張文潛庭艸詩云人生群動

中一氣本不殊柰何欲自私自害彼安其軀亦此意也觀此則見周子窻前艸不除之意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官常以其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近於達者也民不可與慮始商鞅之變法也百姓何足與議董卓之遷都也晡百姓以從已欲其效可睹矣後魏溫子叔閻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枚卜無違彫梁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宸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此上梁文之始也

即兒

偉猶言兒即憊
攻媿常辨之
真文忠公曰仁義足以包寬嚴而寬嚴不足以盡仁義

傳玄席銘左端曰閒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毋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感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冠銘曰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則安敬則正被銘曰被雖溫無忘人之寒無厚於已無薄於人
梁元帝孝德傳天性讚曰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消塵之孝河海之慈即孟東野寸草報春之意

蘇子由記杉謂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
陳同甫之言梅也亦然

漢桓永壽二年戶一千六百七萬七千九百六十至
晉武太康元年平吳戶止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
百四隋文開皇中戶八百七十七萬至唐高祖武德
初戶止二百餘萬高宗永徽初戶僅及三百八千
萬玄宗天寶末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至
肅宗乾元三年戶止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
十四兵禍之慘如此
劉夢得何卜賦云同涉于川其時在風浴者之吉游

場

者之凶同執于野其時在澤伊種之利乃稔之厄
東坡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本此
意

隋陽帝謂蕭后曰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
長城公謂陳后主沈后者後主之沈后也通鑑釋
文以沈音沈謂沈面之后誤矣

魯文字彥和為書解朱文公呂成公皆取之館閣書
目書講義博士曾服等解蓋誤以故為股
伐其之役利獲二俊張華之稱陸機雲也平齊之利
唯在於爾周高祖之諭李德林也機雲於河橋之

役與王師為敵其不忠大矣德林願以死奉揚堅
復以所事齊者事周矣二國何利焉是以持國必
崇名節持身必守行誼
錄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五葉不別會食數千遭飢
荒羅鼎作粥春秋書尹氏譏世卿然能與周同盛
衰者亦有家法維持之也近世紀輿地者謂尹吉
甫蜀人為作清風堂其謬妄甚矣物則象彝之詩
吉甫庶幾知道者而不能察撥蜂之讒能知而不
能行也
王羲之傳論師宜懸帳之奇以衛恒四體書序致之

懸帳乃梁鵠書非師宜官書也

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鯤

莊子音義崔譔云鵬音鳳

王巾字簡棲作頭陀寺碑說文通釋以為王艸

封禪七十二家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孟獻子友五

入孟子所忘者三記誦之學勿強其所不知

集古錄李陽冰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按

北齊慕容儼鎮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俗號城隍神

則唐前已有之

唐子西採藤曲魯人烟薄邯鄲圍西河渡橋南越悲

下，一句未
見所出

集古錄漢袁良碑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
 實從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策歐陽公云蓋不知
 為何人也愚按高祖紀三年漢王自城皋入關收
 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
 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
 令滎陽成臯閒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韓河北趙
 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
 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
 出軍宛崇間此即轅生也轅與
袁同

漢華山廟碑武帝立宮曰集靈殿曰存仙門曰望仙
 歐陽公云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按漢地
 理志京兆華陰縣太華山在南有祠集靈宮武帝
 起公偶未之致耳

容齊五筆石尤風引陳子昂戴叔倫司空文明詩意
 其為打頭逆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郵來風貯
石郵揚文

公詩亦作郵石郵風惡
容心愁

古者有常心曰士無常心曰民為己曰君子儒為人
 曰小人儒善利之間而舜蹠分焉服言行而堯桀
 異焉仁義之心存與不存而人禽別焉慄乎其可

懼也夫尚志謂之士行已有耻謂之士否則何以
異乎工商持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
則何以異乎老釋因而不學則下民爾待文王而
興則凡民爾無其實而竊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
以欺其鄉
古者重長幼之序齒幼位卑而名韋揚二君李翱所
以戒朱載言也後生不稱前輩字劉元城所以稱
馬永卿也
李希烈之黨有韓霜露朱泚之黨有李日月逆儔之
無天甚矣

柳芳論氏族曰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按風俗通乙當
作下

明州開元二十六年置汧于唐末九五亂寶應元年
袁鼂陷明州一也貞元十四年明州將栗鏗殺其
刺史盧雲以反二也乾符四年王郢陷明州三也
中和元年鄆賊鍾季文陷明州四也景福元年明
州將黃晟自稱刺史五也

通鑑浙西節度使裴瓌敗王郢在乾符四年閏二月
紀乃謂三年七月當從通鑑瓌字挺秀見世系表
孟子舜蹠之分利與善之間也蕭望之曰堯桀之分

在於義利而已

范文正公謂劉禹錫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叔文黨
貶廢不用傳稱叔文引禹錫等決軍禁中及議罷
中人兵權皆俱文珍輩又絕韋臯私請欲斬劉闢
其意非忠乎臯銜之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
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韓退之欲
作唐一經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無意
於諸君子也

淮南子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文子云學常擬
淮南誤說死
亦云常擬

唐百官志守宮令席壽三年醜壽五年禔壽七年

考江

記北齊擇盧思道之詩得八首人稱八米盧即或謂米

當為米徐鍇云八米以稻喻之若言十稻之中得
八粒米也

燕丹子荆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三五霸

五帝四三墳六五典三
二禮六五緯皆本於此

陸機傳云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其筆
硯君苗未知氏姓攷之雲集有與平原書云前登
城門意有懷作登書賦極未能成而崔均苗作之

聊復成前意始知其推君苗也

文心雕龍云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煩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今觀士龍與兄書曰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繁而不取悅澤兄文章高遠絕異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

車永茂安外甥石季甫見使為鄴令便道之職茂安與陸士龍書曰老人及姊自聞此問不能復食姊晝夜號泣舉家慘感昨全伯始有一將來是句章

人具說此縣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蠅玉篇蟲穴也房中切嘗

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足下可具土地之宜企望來報士龍荅書曰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汜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過長川以為陂燔茂艸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鋪成雲下鋪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官無逋滯之穀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克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為君甚簡為民亦易季

冬之日牧既畢嚴霜墮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罽羅
設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罝繞罔密罔彌山放鷹
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真光赫之觀
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過海浦隔截曲隈隨潮進
退采蚌捕魚鱸鮓赤尾鯢齒比自不可紀名鱸鮓
鱖炙鮑鮓丞石首臙鯊鰲真東海之俊味肴膳之
至妙也及其蚌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
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
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沈淪涇渭飲馬昆
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看猶以不知吳會

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
身在鄠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李
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
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
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真
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夫賢姊上下當為
喜慶歌舞相送勿為慮也茂安又荅曰於母前伏
讀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足下此書足為典誥
雖山海經異物志二京三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
言能無其事耳愚謂士龍之書筆勢縱放真奇作

也可以補四明郡乘之闕遺故詳著之
荀子曰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
夏氏之賤儒也荀卿之譏毀過矣然因其言可以
見子夏門人之氣象

秦之破楚也王翦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之滅秦
也陳涉起於蘄大澤中同此地也出爾反爾天道
昭昭矣

東坡觀碁詩誰與碁者墨君堂記雖微與可天下其
孰不賢之皆用檀弓文法
論語迅雷風烈必變錯綜成文春與猿吟兮秋鶴與

飛本於此非始於吉日辰良

徐仲車謂尊官重祿人之所好也安肯曰吾不才吾
辱其位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鄭榮
可謂知其量矣後村詩謂未必朱三能跋扈祇因
鄭五次經論朱温之篡崔杼諸人之罪也於鄭榮
何議焉

寧宗閣名曰寶章至和二年五臺山真容院太宗御
書閣已曰寶章矣

水經注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
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子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

城方城在兼縣郡國志曰兼縣有長城曰方城楚

之賢萃於楚國聖人晚年春春于楚有以也胡明仲曰沮溺耦耕之地史謂蔡也

善讀書者或曰此法當失或曰一卷足矣奚以多為

或不求甚解或務知大義不善讀者蕭繹以萬卷

自累崔儵以五千卷自矜房法乘之不法事盧殷

之資為詩

廟堂二字見漢徐樂傳云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

之患梅福傳云廟堂之議非艸茅所當言也劉向

九歎云始結言於廟堂王逸注言人君為政舉事

必告宗廟議於明堂皆謂人君今以為宰相誤矣

歐陽公記醉翁亭用也字荆公誌葛源亦終篇用也

字蓋本於易之雜卦韓文公銘張徹亦然

東坡鍾子翼哀辭以四言間七言學荀子成相

詩伐檀毛氏傳云風行水成文曰漣老泉謂風行水

上渙此天下之至文也本於此

南豐詩稱昌黎之文云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後

周恭叔跋秦壘文曰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

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

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安恣睢

者乎使其壘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畫吾忍觀

之哉李微之曰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圖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迄於獻帝所寶用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於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隋謂之神璽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也開運之亂沒於耶律女真獲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受寶之禮始于元符再行于嘉定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至道二年真宗即位制之其後凡嗣位則更製

乾興元年仁宗即位嘉祐八年英宗即位至神哲徽皆製是寶嘉定十四年京東河北節度使賈涉繳進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及元符三年御命之寶及元符三年御府寶圖一冊鎮江都統翟朝宗以玉檢來上其文若合符契又得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玉璽於是禮官奏受寶之禮獻之宗廟明年正月朔且御大慶殿受寶奉安天章閣元符三年玉璽蓋微宗即位所製璽也而更為寶匱也而更為檢古者太史奉諱惡豈有是哉

祖宗之制不以武人為大師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
經略以摠制之咸淳末德祐初賣降恐後者多武
人也其後文臣亦賣降矣

後漢應劭有漢官鹵簿圖漢官儀鹵簿篇晉有鹵簿儀齊有

鹵簿儀陳有鹵簿圖唐有大駕鹵簿一卷王象書

鹵簿圖景二年王欽若上鹵簿記三卷天聖六年

宋綬上鹵簿記十卷景祐五年綬取舊編益新制

上鹵簿圖記十卷政和七年詔改脩宣和元年書

成三十三卷飾以丹采益詳備矣

趙女仁作戴斗懷柔錄王晦叔作戴斗奉使錄戴斗

謂北方爾雅北戴斗極為空桐

擊壤周康風土記云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三寸

其形如履古童兒所戲之器非土壤也先側一壤於地迺於三

十四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

象山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

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

司馬相如論巴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

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漢時有此議論三代

之流風遺俗猶存也

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而險薄之習成焉飽食終日無

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寤寐無為澤陂之詩所以刺也

劉之道輝上李肅之納拜書曰古之君子一語默而

禮義明一施設而風俗厚如釋之進王生之鞅而

漢世重名如裴度當李愬之謁而祭人知禮

晁景迂曰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論語博之以

太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治通鑑康節先

生曰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朝經暮史晝子夜

集學者當以此為法

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性與天道高弟不得聞程子

教入大學中庸而無極太極一語未嘗及

巧言為辨者字為學宋景文云此後魏北齊里俗為

字也

庾信哀江南賦章蔓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呂氏

春秋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鑄大鐘方

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迎鍾赤章蔓支諫不

用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文苑英華作慢支蔓支類聚作

皆誤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晁子止昭德讀書志攷之東京

記朱雀門外天街東第六春明坊宋宣獻公宅本

王延德宅宣德門前天街東第四昭德坊晁文元
公宅致政後關小園號養素園多閱佛書起密嚴
堂

呂氏春秋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於末
嬉好彼琬琰注云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云
美玉按紀年云桀伐岷山得二女曰琬曰琰斲其
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注非

新序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蓋謂有道之
士漢京房傳道人亦謂有道之人元和郡縣志樓
觀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為召幽逸之人

置為道士大霄經以尹喜為尹軌又謂平王東遷
洛邑置道士七人按漢郊祀志注漢宮閣疏云神
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常置九天道士百人蓋
自武帝始也穆王平王事不可攷

道書有赤明上皇無極永壽之號後周甄鸞著笑道
論曰古先帝王立年無歸至漢武帝始建元後王
因之上皇之號可笑之深隋志又有延康龍漢開皇

林靈素作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群造其廬拜受獨李
綱傳崧卿曾發移疾不行宣政間道教興行至有
金戎觀
夏之兆

傳奕排釋氏謂中國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宋景
文作李蔚傳贊亦云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
禦寇之說佐其高然則釋氏用老莊之說也非老
莊與釋氏合也朱文公謂佛家竊老子好處道家
竊佛家不好處愚嘗觀姚崇誠子曰道士本以玄
牝為宗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無業
斯言當矣致堂謂經論科儀依倣佛氏而不及者
自杜光庭為之攷諸姚崇之言則非始於光庭也
北斗經引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誤以北辰為北斗蓋
近世依託為之

鶴山云旁行敷落之教旁行見漢西域傳敷落見度
人經

漢屬賓傳塞種分散顏師古注即所謂釋種按增一
阿含經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
種石林葉氏云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稱
僧通曰道人其姓皆從所授學如支道本姓關學
於支護為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戶梨密為帛
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佛子宜從佛氏
乃請皆姓釋

唐回鶻傳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

輦屏渾酪可汗常與共國

訖齋謂老莊之學盛於魏晉以召五胡之亂而道釋之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於中國釋氏至姚興而盛道家至寇謙之而訖齋謂伊川之戎被髮以祭君子以憂其戎漢之君志荒而妖夢是踐吾民始夷乎言祝乎首以為好此五湖耶律之先驅也朱黼曰三代以上不過曰天而止春秋以來一變而為諸侯之盟詛再變而為秦熱之仙怪三變而為文景之黃老四變而為巫蠱五變而為災祥六變而為符讖人心泛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異說乘其虛而誘惑之

晉語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輿安實疾大事注詩曰西方之人謂周也愚謂西方之書蓋周志之類列子仲尼篇西方之人謂有聖者李知幾謂意其說佛也皇王大紀論曰當周昭王時西方有祭戎窮幻駕空說通曆云孝王元年佛入涅槃唐六典注謂釋迦生當周莊王九年魯莊公七年二說不同王簡棲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鑿注云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瑞應經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墜地即行七步按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正義曰於是時周之

四月則夏之仲春杜氏以長歷校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以是攻之夜明星不見乃二月五日非四月八日也。蓋陋儒之佞佛者傳會為此說。滴水云梵書有修多羅識言釋氏之教興廢則識書其來遠矣。

梁觀國有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或問地獄之事於真文忠公。公曰天道至仁必無慘酷之刑。神理至公必無賄賂之獄。李壽翁曰性命之理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易盡之矣。昌為求之宅。

通與唐有符杖正謂之視流內。祿呼煙切

永嘉張淳忠肅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雖貧而不願祿。問其說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

道家云真人之心若珠在淵。衆人之心若瓢在水。真文忠云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東魏檄梁曰毒螫滿穰。妄敷戒業。躁競盈胸。膠治清淨。可謂切中其膏肓矣。誠齋詩云梵王豈是無其露。不為君主致。蜜來曾景建云此身已屬侯丞相。誰辨金錢贖帝歸。

唐有伏宋即世宗也本朝有真宗即玄宗也皆因避諱而為此号祥符中以聖祖名改玄武為真武玄枵為真枵崇文總目謂太玄經曰太真若迎真奉真崇真之類在祠宮者非二其末也目女冠為女真遂為亂華之兆
張文潛云嘗讀宣律師傳有一天人說周穆王時佛至中國與列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寓言耶抑實事也愚謂此釋氏剽襲列子之言非實事也

垂老抱佛脚孟東野讀經詩也

東坡宸奎閣碑銘神耀得道非有師傳出八師子經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來詣佛所質疑曰佛所事者何師佛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惟佛與佛出法華經
放翁載長蘆宗贖師頌云天生三武祖吾宗釋子還家塔寺空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真風三武謂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也愚嘗觀山谷開先院修造記曰夫沙門法者不住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故趙州以斷薪續禪牀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三篋繞腹一日不作則不食今也毀

中民十家之產而成一屋奪農夫十口之飯而飯一僧不已泰乎夫不耕者燕居而玉食所在常千數百是以有會昌之籍沒窮土木之妖龍蛇虎豹之區化為金碧是以有廣明之除蕩山谷之言至矣宗曠以浮屠氏而能為此言其墨氏而儒行者與

儒之教以萬世為實釋之教以萬法為空北齊文宣勅道士剃髮為沙門徽宗令沙門冠簪為德士其相友如此

世說王丞相導拜揚州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

闍此即蘭若也

後周武帝廢佛道教其子天元復之唐高祖廢浮屠老子法其子太宗復之天元不足論也太宗亦為之何哉

西山先生王題揚文公所書遺教經學佛者不絲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跋普門品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為文公佛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

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此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為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犇。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為人，非浪語者。

錢文季維摩菴記云：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病為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民病為己責，是詰之罪人也。

鄧志宏曰：丹霞禦寒，則燒木佛。德山說法，則徹塑象。

禪教之判其來已久。余謂浮屠氏之有識者，猶不以是為事。而學校乃以土木為先，吾儒之道其然乎。

通鑑考異云：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為太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邑是也。杭州南亭亭記武宗去山臺野邑四萬所。

孫厚 孫寧 孫校 正

慶元路儒學學正胡禾監刊

困學紀聞卷之二十終

困學紀聞卷之二十一
 先生諱應麟字
 伯厚自號深寧叟曰厚齋云者鄉人門弟子尊敬之
 者為之也先生平日多著述是編於經傳子史各有
 攷據評證於厚學足益見聞得鈔諸梓則其益博其
 傳遠工費浩事未得遂泰定二年冬十月
 淵東道憲司官行部蒞止肅訪之暇詢及是書謂未
 有刊本為學校欠事
 翰林學士袁先生亦專舉明謂宜傳遠惠後學於是
 具詞申請之于
 憲司
 宣尉司都元帥府咸是所請乃鳩工度費

右厚齋王先生困學紀聞二十卷
 先生諱應麟字
 伯厚自號深寧叟曰厚齋云者鄉人門弟子尊敬之
 者為之也先生平日多著述是編於經傳子史各有
 攷據評證於厚學足益見聞得鈔諸梓則其益博其
 傳遠工費浩事未得遂泰定二年冬十月
 淵東道憲司官行部蒞止肅訪之暇詢及是書謂未
 有刊本為學校欠事
 翰林學士袁先生亦專舉明謂宜傳遠惠後學於是
 具詞申請之于
 憲司
 宣尉司都元帥府咸是所請乃鳩工度費

於學儲給焉工食之粟則
翰林學士袁先生倡助之本學官及岱山長共助以
足其用凡書者刊者董者觀者莫不以是編得傳為
大喜幸翁然集事嗟夫王先生所為書久不有所遇
一旦得鉅諸梓先生之志卒以遂此蓋遇
鑒識之明主張之力作成之功而然也刊書成謹識
卷末俾觀是書而有得者知所自云
泰定二年
十二月癸卯慶元路儒學教授吳郡陸晉之叙

辛丑臘月念五夜點朱于四更灯下

勉亭



